

21世纪初叶

中国 建筑

建筑论坛丛书

潘祖尧 杨永生 主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建筑论坛丛书

21 世纪初叶中国建筑

潘祖尧 杨永生 主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1 世纪初叶中国建筑 / 潘祖尧, 杨永生主编. —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1
(建筑论坛丛书)

ISBN 7-5308-2881-9

I. 2... II. ①潘...②杨... III. 建筑业-预测-中国 IV. TU-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4896 号

责任编辑: 张 萍 丁文红

版式设计: 雒桂芬

责任印制: 王 莹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王树泽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电话 (022) 27306314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75 字数 62 000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定价: 8.00 元

编者的话

“建筑论坛”从1995年在深圳市举办第一次研讨会以来，一年一次，已经举办了四次。这次是第五次研讨会，由哈尔滨建筑大学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这个“建筑论坛”是由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建筑师学会前任会长潘祖尧先生倡议并赞助的。虽然每次研讨会都由我们俩主持，但我只不过是做一些策划和组织工作。正如俗语所说“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也恰如一台京戏，有跑龙套的，有唱主角的。我本人充其量不过是跑龙套的，而唱主角的，则是出席历次研讨会的学者、专家和教授。

出席这次会的有：建筑大师张开济，中科院院士彭一刚，工程院院士钟训正，合肥工业大学教授汪正章，哈尔滨建筑大学教授侯幼彬、邓林翰、梅季魁、常怀生、张伶伶，黑龙江省建筑设计院院长孙宗仁、副院长赵伟，哈尔滨市建筑设计院院长王宏新，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总编寇秀荣和丁文红编辑。

建设部总工程师姚兵、杭州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程泰宁因故未能到会，但向研讨会提交了论文。

本书编排以收到论文先后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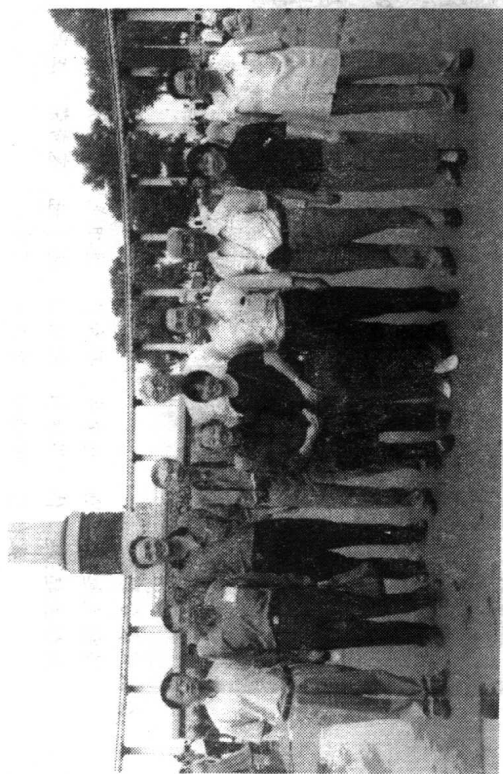
潘祖尧 杨永生

1999年12月于北京



会议代表合影

前排左起：彭一刚	杨永生	孙和义	潘祖尧	张开济	钟训正
后排左起：赵伟	邓林翰	孙宗仁	梅季魁	寇秀荣	汪正章
	张伶俐	侯幼彬	王宏新		



部分代表参观哈尔滨防洪纪念塔留影

前排左起：张开济夫人和寇秀荣

后排左起：张伶伶、汪正章、王宏新、张开济、杨永生、潘祖尧、彭一刚、丁文红、钟训正

目 录

21 世纪初叶中国建筑纵横谈

——“建筑论坛”第五次研讨会综述

..... 杨永生(1)

21 世纪中国建筑展望 彭一刚(5)

综合素质与创作能力培养

——寄语中国未来一代建筑师..... 汪正章(15)

现实与希望 钟训正(35)

现代城市、文化古都和精神文明建设

——对 21 世纪城市风貌的渴望 张开济(44)

从住宅的新概念谈住宅设计和居住区规划

的新观念 姚 兵(54)

关注城市 淡化建筑 张伶俐(82)

从环境心理学窥探 21 世纪初期中国建筑

..... 常怀生(91)

市场经济、跨文化发展与建筑创作

——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建筑评析与展望

..... 程泰宁(99)

21 世纪初叶中国建筑纵横谈

——“建筑论坛”第五次研讨会综述

杨永生

这次会的主题是“21 世纪初叶中国建筑”。选定这个题目主要是因为当前国际和国内建筑界人士都十分关心在新世纪来临之际中国建筑界的走向，以及在近二三十年的未来，中国建筑界需要着力做一些什么事情来达到怎样一个目标。

世界上许多客观事物是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的。尽管通过科学的分析与研究，对事物的发展轨迹可以做出科学的判断，但不可避免地也会带有一些主观因素。尽管如此，从历史的事实和当前的状况出发，做出科学的分析，从而规划一下行为目标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做法。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有长远的规划，建筑界对建筑学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制订一个目标并研究为达此目标所要做的一些事情。

杨永生，《建筑师》杂志编委会主任、编审。

从历史上看,建筑学的发展受制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筑学历史短、底子薄、队伍年轻、发展缓慢。只是近 20 年来遇到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才有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可叹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时事没有造就那么多英雄。天地虽大,英雄太少。

我们这次会不是总结过去的会,而是瞻前的会。欲求发展,欲求提高,欲求达到某种目标,只能从分析问题入手,找出症结,找到办法去克服前进中的问题。

我们不妨把建筑学界所从事的工作分为建筑设计、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建筑教育以及建筑科普与建筑评论等四个方面来研究 21 世纪初叶怎样去做,达到怎样一个目标。

建筑设计包括建筑设计体制和建筑创作。虽然近年来在一些地方试点办了一些民营的或是集体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但建筑设计体制基本上仍是建国初期学习前苏联所建立的一套体制,仅在局部上、经营管理上有所改革。在未来二三十年内是否需要加以彻底改革?如何改革?达到怎样的目标?分作几个步骤来做?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建筑学界进行广泛的讨论、深入的研究。

建筑创作如何摆脱抄袭,如何摆脱尾随,走自己的路,有自己的特色,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时期的不断探索的课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国家里,建筑创作理应有自己的特色,各

地区之间也不应等同划一。这应该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常识性问题。然而,在我们这里,却往往在常识性的问题上出现偏差,比如不论东西南北,也不论大小城市,到处是玻璃幕墙;在大小城镇到处都泛滥“欧式建筑”;建筑物越来越高,越来越大,容积率、密度也越来越大;各种广场也面积越来越大,占地越来越多。似乎越是高大越好,越是高大,业绩也越伟大;似乎越高大,越得以扬威。事实上,高大并不等于好,高大并不是现代化的标志。

提高建筑创作的水准,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有了理论的指导,才不至于盲目。近 20 年来,我们恰恰是实践在先,理论滞后。这也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但是,有了丰富的实践,就必须及早开始理论研究工作。这就需要有意识地造就一批从事理论工作的建筑师。理论脱离不了实践。对中国建筑历史的研究,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前辈的率领下,有过辉煌过去。现在,加强建筑理论和历史的研究,包括对当今世界东西方各国建筑学界现状的研究,把“散兵游勇”组织起来,制订科研题目,就成了当务之急。非如此,不能有重大建树。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建筑创作,都离不开建筑教育这个强有力的后盾。今后二三十年中国建筑学的发展取决于今天的建筑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后续教育。当前,我国建筑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拓展课程的知识覆盖面和克服师徒相袭的旧框框,从而着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而由于近年来建筑教育不

同发展阶段所带来的不同水准,加强后续教育成为弥补其不足的重要手段。

现在,加强建筑科普工作,通过各种媒体向全社会宣传建筑意识,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只有提高全民的建筑意识,才会给建筑创作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也就是说,取得社会的认可。再也不能把建筑学封闭在象牙塔里或者是号称百万的庄园里。

至于建筑评论,已经呼唤了一些年头了,但收效甚微。这不能不说是建筑创作缺少一条腿,一条有力支撑的腿。

还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出现了许多与建筑学密切相关的边缘学科。可惜,我们还很少有人去潜心钻研。

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关行政、学术团体给予应有的关注,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组织和推动其发展。否则,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水到渠成,说的是条件。可是,条件也需要去创造。否则,任其自流,是会误事、误时的。

以上仅是这次研讨会的开场白,请大家批评指正。

21 世纪中国建筑展望

彭一刚

事物的发展变化有时有它确定的规律,但有时又表现为随机偶然的过程,对于前者人们自然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到它的变化和发展,对于后者则难以逆料。最近在《科学时报》中读到一篇名为《漫谈非线性科学》(作者赵松年)的文章。文中说到:“伽利略—牛顿所创造的经典力学是确定论描述的典范,它在天体运行规律中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人们认为经典力学无所不能,似乎已经功德圆满,决定性和时间可逆性规律驰骋的疆域已尽收眼底。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曾自豪地宣称:‘如果我们想象某一位天才在一给定时刻洞悉了宇宙所有事物中的相对关系,那么它能够说出过去或未来任一时刻所有这些事物的相对位置、运动及原因。’”从这一段引文可以看出人们是何等地自信,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人们完全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再往下看,文章又说:“到了20世纪初,

彭一刚,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

量子力学、相对论的创立,微观粒子二象性和测不准的关系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客观世界是复杂的,自然界中除牛顿力学支配的确定论过程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随机性过程”,以致法国另一位数学力学家庞加莱在本世纪初就认识到:“一个系统中的任意小的不确定因素可能会逐步增加,使未来的状态是不可预测的”。怎么回事?难道是牛顿力学错了,抑或是客观事物变了?看来都不是,而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有了更加深刻、全面的认识。从表面看所讨论的都是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具体法则,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是一种飞跃:即由机械唯物论的确定论升华到复杂多变的有机综合论。

为什么在切入主题之前引用这么一大段文字呢?主要是因为对事物发展前景的预测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信心不足。世纪之交好像是一道门槛,大家都想窥探门槛那一边的奥秘,于是便提出了面向 21 世纪建筑发展前景的问题。其实世纪交替也不过是时间度盘上的一个刻度,在它之前或之后本来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事物总是循着某种轨迹运动变化发展的,关键是怎样把握这种轨迹。对于这个问题以前还是有着相当程度自信的,例如在拙作《建筑空间组合论》的总论中曾以否定之否定规律为依据提出螺旋发展与风格渐近的论断,并认为据此可以认识过去、总结现在和预见未来。现在看来感到有点信心不足。原因呢?正如前面引文中所阐述的,事物发展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用简单的确定论

观点来预言事物的发展也许会偏颇丛生。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态,每当人们议论面向 21 世纪建筑发展的前景时我都极力回避,既不写文章,也不参加讨论会,因为对于未来的发展,实在是有一点茫然。

越是怕遇到的事却偏偏要遇到,每年一度的建筑论坛又把主题定在这个方面,奈何?为了挤兑出一篇文章,还是不可能跳出老框框,这大概是因为一个人的信念是很难改变的,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1 世纪人类将步入信息社会,尽管有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之说,但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便捷,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世界文化大背景的影响,要探讨中国建筑发展的趋势,首先就必须分析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宰的世界建筑发展趋势和动向。大家知道继对现代建筑国际风格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之后,出现一种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我时常在思考这种多元并存的状况是否可以永远或长久地持续下去?会不会在多元之后又转而走向一元?于是便不期而然地联想到《三国演义》中开宗明义的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兴许是作者罗贯中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总结,但却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基本原理如否定之否定、事物的发展总是在自我否定中走向自己的反面等不谋而合。据此,可以认为继多元化之后再度出现某种观念上的共识,也并非绝对地不可能。

回顾历史,任何一种风格在走向消亡之后,都会出现某种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这是因为在否定了旧的之后,新的东西不可能一步达到完善,总要经历一个多方尝试和探索的过程,这里既有相互竞争,又有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使某些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因素成长壮大、逐步完善,以期求得社会的认同。相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因素只能是昙花一现,逐步走向消亡。我们当前所面对的多元并存状况也带有这种特点,即在现代建筑风格暴露出诸多弊端之后,很难一步到位,推出一种十分完善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新主义、新风格来取代现代建筑,于是便出现一种多方探索和各领风骚的多元并存的局面。这种情况在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几乎是难以避免的,至于哪一些东西更加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一时还难见分晓。多种风格并存,实际上是等待历史的检验。当然,这个阶段也是各种风格流派自身逐步完善并相互综合的发展过程,也许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后,或此消彼长、优胜劣汰,或取长补短、相互综合,从而演化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并得到广泛认同的新主义、新风格。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它未必能够像现代建筑那样一统天下,但至少可以成为主流风格。在此之外当然也允许某种“异端邪说”,但总不可能与主流风格平起平坐,处于等同的地位。

至于这种风格是哪一种?要下一个定论尚为时过早,不过要作一点模糊的猜测,也并非全然地不可

能。

现代建筑是在否定古典建筑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的,说到底所反对的还是形式主义。正像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一样,任何东西都得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一旦走过了头,必将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现代建筑从发展到鼎盛到走向衰落,大体上也符合上述的规律。由于过分地强调物质功能和技术对于形式的决定作用,从而导致形式上单调、冷漠,终究还是不能满足人们对它提出的全部要求。当今活跃的多种风格流派,尽管口号、旗帜不同,但是都毫无例外地带有一种新人文主义色彩,换句话说就是更多地注重于满足人们对建筑提出的精神要求。所谓的历史主义、语言符号、文脉传承、乡土地域主义……都不外是从不同层面或不同方向来弥补现代建筑重内容轻形式的不足,而在形式上大做文章。有朝一日把文章做过了头,也必将重蹈现代建筑的覆辙,不可避免地会使人感到厌烦,甚至提出各种指摘和责难。不过这种责难其含义恰相反,是重形式轻内容。是否会简单地回到功能主义的老路上去呢?当然不会,时代在进步,工业社会已经让位于信息社会,各种高新技术层出不穷,这些必将左右人们的观念和审美情趣。凡此种种,不可能不对建筑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到了那个时候,建筑如果再度朝着重内容的方面倾斜的话,上述种种均可以作为建筑的内容而得以表现,这比单纯的功能主义无疑要丰富得多,精彩得多。至于给一个什么样的称